

16.13  
镇平文史资料

镇平文史

资料

ZHENPINGWENSHI

镇平文史资料  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  
河南省镇平县委员会

镇平文史资料

# 镇平文史资料

(二十一—三十年代匪患专辑)

第 八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平县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封面题字:

张绍华

封面设计:

张绍华

镇平文史资料  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
河南省镇平县委  
文史资料委员会  
镇平县印

一九九〇

# 前 言

二十世纪二十——三十年代，因反动政府腐败无能，列强入侵，军阀混战，争城掠地，山河破碎，致使盗匪蜂起，民不聊生。当时镇平县也和不少地方一样，土匪横行，结伙为“杆”，少则十人八人，多则成千上万，仅大股匪徒就有魏宝庆、陈希令、陈春三、刘宝彬等三十余起，后更有临汝、鲁山大股土匪王太、崔二旦、魏国柱、马锡有等进入镇平。他们或夜聚明散，或明火执仗，攻城破寨，烧杀抢掠。所到之处，城乡遭劫，贫富罹难。广大农村日夜匪惊不断，火光连天，人们背乡离井，四处逃荒，造成田园荒芜，路断人稀，人们深受其害。其灾难之深重，人民之痛苦，至今在不少人的心头留下难忘的创伤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，国泰民安，繁荣昌盛，社会秩序井然，处处欢歌载道，人民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。土匪为患的情况，将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。

我们编辑此集，意在收集和保存二十——三十年代这段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县的匪患情况，留下历史的记忆，尤能使我们通过对这段腥风血雨岁月的回忆，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，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，从而激发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，团结奋进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919年——1939年镇平土匪猖獗  |                 |
| （镇平土匪活动情况）          | 赵汉三（1）          |
| 八·二六土匪攻破镇平城回忆       | 曹一新（18）         |
| 匪患纪实                | 张子禄（22）         |
| 巨匪王太窜犯镇平记略          | 王德庆（27）         |
| 我所经见的匪患             | 刘承显（31）         |
| 王太匪部烧杀榆树庄的惨景        | 吕金典搜集整理（38）     |
| 王太首次窜犯镇平记实          | 赵汉三（46）         |
| 曲屯街地区击溃匪王太的记忆       | 李云卿 唐元光（50）     |
| 杆匪攻破单营记             | 李鸿春（53）         |
| 土匪洗劫土寨村的回忆          | 阎保庆 唐元光（57）     |
| 贺家寨抗击土匪纪实           | 韩文强口述丁保福整理（59）  |
| 柴家庄自卫记              | 柴金明搜集整理（63）     |
| 匪穴见闻                | 张跃峰回忆 王清方整理（67） |
| 内讧 火拼 覆灭——李秀娃杆匪覆灭记实 |                 |
| ……孙振有、柴占法口述柴金明整理    | （71）            |
| 悲惨的回忆               | 刘丙坤（73）         |
| 赎“票子”               | 王世晰（76）         |
| 我家遭劫记               | 王德庆（83）         |
| 替子挡票，残死匪巢           | 根据座谈王清方整理（87）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崔二旦事略                | 吴国琳 (88)         |
| 匪首刘宝斌事略              | 侯仙峰口述吴国琳整理 (91)  |
| 匪首魏宝庆事略              | 何新堂搜集吴国琳整理 (95)  |
| 匪首陈希龄事略              | 何新堂搜集吴国琳整理 (99)  |
| 杆匪王荣久事略              | 根据座谈王清方整理 (101)  |
| 土匪仵金贵的下场             | 仵中坚口述丁保福整理 (103) |
| 王太事略                 | 吴国琳 (105)        |
| 大土匪时占魁               | 周国瑞口述袁子健整理 (107) |
| 土匪头子——杨公娃            | 周国瑞口述袁子健整理 (108) |
| 山头营的防匪措施             | 张子华 师磊波 (109)    |
| 镇平县匪患大事记 (1927—1948) |                  |

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王德庆 | (112) |
|-----|-------|

# 1919年—1939年镇平土匪

## 猖 獗

### 镇平县土匪活动情况（1919—1939）

赵 汉 三

清朝中叶以后，因统治集团的腐朽日趋严重，致使国是日非，加之鸦片的输入，不但白银大量外流，而且损毁人民素质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帝国主义彻底识破了这个“东亚病夫”的真实面貌，更肆无忌惮地发动侵华战争，每次都以我国失败而告终。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造成国如累卵，民生倒悬。加之土豪劣绅为虎作伥，地主富农刻毒剥削，群众生活日趋穷困，即在丰收年景树皮草根亦难果腹。若值灾岁，各地盗贼蜂起，截路夺枪，打家劫舍，一言以蔽之曰，这是逼民为盗。至于纠众上千上万，乃至数万，称旅、称师、称司令。盘踞一地，俨然国中之国，或流寇窜扰，荼毒数省数县，这就别具原因了。慨自1930年前后，国内军阀割据，这些煞星更是民众屠夫，他们急于扩大实力，藉资割据，遂招抚强徒编旅编师。在此情况下，一群亡命强徒刹那间成了耀武扬威的师长、团长，甚至司令。这些人匪性难改，这不过是所谓安邦卫国的正式军队，给他们颁发番

号作为护身符，使他们抢劫合法化，以期达到匪徒（包括军阀）升更大的官，发更大的财。当时民谣说：“想当官，就拉杆”（当土匪）这可谓当时情况的写照。当然也有不当匪的原因是二者兼而有之。现将二、三十年代亲见亲闻的镇平匪情分述于后：

### 一、截路小匪

这种土匪把自己的这种行为叫作“断条子”（这是土匪们的黑话），他们也是最早萌生的土匪。约在1920年前后，多系一人或二、三人，持刀或棍棒，也间或有以木制手枪或代之以歪把黄瓜，外以红布伪装成手枪，潜伏于有利途中，等过路客商经过，用突然袭击的办法，劫夺财务，一般不伤害人命，只抢财物。在我家附近的盘道岭、土门崖、大关口、黄棟崖等处，都是他们常出没的处所。因为这些地方全属山区，而远离庄村，加之是当时的南召、三岔口一带蚕农于蚕丝收后，都要带到镇平或石佛寺出售。这是大宗买卖，这些地方是他们往来必经之途，潜伏这里既可劫南来的丝，也可夺北归人的卖丝钱。黄棟崖还可兼夺土客们从陕西、内乡、西峡贩回的鸦片。城东的双桥凹、王公桥、十二里河、百里溪等处，被劫者多为来往行商，甚至连邮差（即现在的邮递员）也在被劫之列。当时没有汽车，邮件又不太多，各县往来只需一个壮劳力，上身衣服外边套一件绿色坎肩，坎肩的前后用一块元形白布写着“邮差”二字，以识别于常人，每天用扁担挑着两个帆布袋，徒步往返，这种人一向是来往无阻的，可是那时也可能波及。城内商人为保证往南阳、许昌、武汉、上海等地解款进货的安全，由镇平商会主持各商户集资，购买20多支土造七九步枪，还有两根洋抬

杆（是一种枪名，也系后膛枪，可比步枪长得多，射程较远，威力较大，行动时须两人抬着走），还雇了二三十名壮丁，商会掌握，约定时间由这部分武装作保镖才敢行走，带钱带货的大小行商谁也不敢单人行动。

## 二、打家劫舍的小匪

1920年前后，镇平的土匪已渐渐升了级，当然一二人截路的仍然还有，不过多数集成小股，十数人或二三十人，夜聚明散，夺门闯户，拉票（土匪黑话，指拉来人质，迫令出钱，乡人则叫作拉牯牛）奸淫。初时这些人也有顾忌，怕人追捕，所以有涂花脸的，有戴假胡子的，说起话南腔北调。以后胆更大了，还叫牌子（也是土匪的黑话），即在被劫者门外大喊大叫说：“爷爷是×××，限你几天，将多少钱送某处，过期不送，炮打火烧。”也有些冒充军队，在火烧庙附近行劫。如秦怀金、肖豹子、一万多、梁老八、王盘子、张德旺、王兆化、赵半车等，他们一直猖獗了数年之久，始被先后正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冬季更为他们抢劫的有利时间，每当夜晚你站在高处总可以见到几处被匪燃烧的房屋或柴垛的火光，还可以听到几处群众喊叫：“有刀客（这是群众对土匪的称呼）啦！有刀客啦！救人了！救人了！”在这时刻，下中农以上的人家每晚都要携带重要财物，妇女老小，牛驴等隐匿别处以求苟免。地主人家更要买枪、筑寨，至少也要修筑炮楼，以资防御。当时每个较大的村庄，总可见一座或数座的三层炮楼，耸立在农村中的适当地点。大榆树、南袁营的石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筑成的。

我七岁以前是经常住在我的老家一柳泉铺乡青山村桑树湾庄。这个庄只有四户人家，我家有地七八十亩，十二口人，

算是首富，自然成了土匪的劫夺对象，该庄三面靠山，只有正南是条牛车路，东西两边只有人行小道，其余尽是高山峭壁，且荆棘丛生，易守难攻。每天晚上还将大小路口用带刺的树枝堵死，家中还置有土枪四条，大门口还放置一门叫哈巴狗的土炮（因为它有四条木腿），就这样我爷爷还不放心，每晚带着一支土枪和行李，领着我的堂兄和我（因我和堂兄都是独生子，是土匪拉票的最佳对象）于更定时，潜出村外，到一大片嶙峋的石丛中最荫处睡觉，爷爷每晚还是要对我们重述一两遍约法三章：一不准咳嗽，二不准说话，三不准哭（我当时只有六岁）活象老鼠躲猫一样。

第二年的秋天因我家卖了一头牛，新牛还未买成，家中暂时存了这点钱，就动了土匪的心，他们约了山后小匪首赵半车共20余人，于入睡后，潜入宅外，砸门时他们不防，门内安置了一门由砖缝可以向外射击的土炮，一声巨响土匪丧了胆，再也不敢砸门了，他们就转而砸开东邻的大门，闯入东邻家。由于东邻院和我家院仍有防御设施，想转入我院仍非易事，前年我家已隐蔽的购置了一支巩县造七九步枪，不使任何人知道，土匪们当然更不知道。当他们砸东邻大门时，我叔父便带了这支枪，翻了后院墙，又冲过用以卫护院墙的荆棘丛墙，迅速跑到东边的高地上，居高临下，连发两排子弹（即十发）。土匪溃败了，连呼有快枪（当时称这种枪为快枪），快出水！（土匪黑话，意思是快撤退）快出水！次日晨，家人跟踪找到东沟柏树庙，见有血迹，和擦血的乱纸，估计可能是大门内的土炮打中了土匪，或是居高临下的快枪伤了他们。反正这一次是有惊无失，亦云幸矣。

这种土匪，每于抢劫前一两天，秘密召集全部匪徒开动员会议，议定全部计划（土匪黑话这叫对码子）。他们下手的时间，常在熄灯时，因这时守夜当不十分注意（土匪黑话这叫打灯花）或在鸡鸣时，因为这时防守人疲倦的时候（土匪黑话叫鸡鸣觉。天气以月黑头（匪黑话叫昧子天），带哨（匪黑话是有小风），露白津（黑话是下细雨），正是砸子（匪黑话是抢劫行为）。这种匪，夜聚明散，平时仍在田里干农活，装好人，不脱产。

### 三、中股匪

这种匪仍保留有小匪特点，也具有大股匪的雏形，已成为完全脱产的专业土匪了。匪徒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，已是常聚不散了。武器也由土枪、大刀变成了新式步枪、手枪。也粗具组织，设有老架（第一匪首）、二架（二把手）、驮货（即搬运抢来物品的人）、牙子（即看守人质的人）等，今天据此庄，明天窜他山，颇具小流寇的味道。也有干脆自封为连长、营长、团长，或更大的官衔。这时正值军阀割据时代，都想收抚他们扩充自己力量，遂大官大通匪，小官小通匪，地方劣绅土豪也不甘落后，群起仿效，甚至有卖给土匪枪械弹药，有给土匪传达情报，予匪以滋漫条件，这样的匪首火烧庙附近，就有赵馨、毕象玉（当匪时改名裴象玉）聚人枪数百，盘踞西山达数年之久，后毕象玉因探家被邻人发现，引起连庄社（当地武装组织）群起围攻，将其击毙于朱家岗他的干娘宅内。大沟郭子洋盘踞湖北柳园驿、双沟一带达十余年之久。城南刘营的刘宝宾（回族），大赵营的赵寅生、赵宝玉，卢医庙的魏宝庆、陈希令，镇内交界处的吴凤山，麦子山的陈四麦等都是名震一时的匪魁。

比这些匪首人枪更多、声势更大的有南阳的马文德（字子修）被收抚后久驻南阳，也曾攻占过镇平等县，人称马师长、马军长，后被伪河南省主席刘振华枪毙于南阳。焦文典被收抚后当上团长。詹老末被收抚后当上师长（镇平城内人）。王迺文（字华甫）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，曾任胡景翼部（国民革命第二军）高参，系同盟会老会员，与于佑任、邵力子、刘振华常往还。他曾和豫西农民起义领袖白朗交谈过，想叫他接受国民党领导，但没有成功。他于1929年夏，受蒋介石委任任中央陆军独立第一师师长，驻南阳玄妙观，但他的部属，除了镇平人黄鼎九一个团，他称之为教导团，成份是善良的农民外，余下的一个卢旅，一个牛旅，还有一个蓝芳春独立营，其首脑和成员尽是青一色的“绿林大学”毕业。这部匪徒于冯阎合作倒蒋时，被冯玉祥改编了。

#### 四、大股匪

1920年前后，中国的统治权完全操纵在各地的大小军阀和地方的土豪劣绅手中，他们为了升更高的官，发更大的财，收匪、通匪、养匪、助匪；致匪势燎原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

1929年（民国十八年）股匪杨小黑（是团长）、张大先（当地豪绅，也当上匪团长）、尚子英、赵宝玉、刘宝宾、魏宝庆、刘明旺（以上全是匪营长），还有个黑排长等猬集盘踞于邓县西境，东北起庙沟、文渠，西南至厚坡，约六十华里，横宽也有二三十华里的地带，竟成匪国，四处掳掠，连当地一个修真养性，口念“大慈大悲”，“阿弥陀佛”，见人“合十”（是十指合拢的和尚礼），逢人“南和”（也是和尚礼）的和尚，也提着一把大刀，随股攻入镇平

城，夺劫的东西不算外，他还拉走了我的初中同学赵子万（七里庄人）当人质，这一带的其他人等干什么可想而知。

当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，由杨小黑、张大先为首，纠集当地各股匪约二三万人，攻破镇平县城。那时我十六岁，已于前年毕业于南阳省立第五初级中学，因路途为军阀所阻不能出外考学，遂借读于镇平师范讲习所，校址在今人民武装部，系原县仓库旧址，当晚寄宿校中，亦为匪所掳，囚禁于文曲集西南方向约三四里远近的翁家寨，十天后，我父亲用三百枚袁头将我赎回。

我被俘后，赶出学校，向西行，土匪本打算出西门，可是由于县政府（即现在县委会）向西这条街两边房屋全着了大火，当时街道又窄，南北火势已交叉一起，实难由中强过，强走了不远，不但呼吸困难，灼热难支，我的嘴唇也被烧焦了，不得已又被赶回原路，退回向东，但东边的房屋也不例外在起着大火，看来大有葬身火海的可能。幸好文庙（即现在的公安局）向南通城墙处，有条小巷，未着火，我们被赶着上了南城墙，再向东下城墙到了南城门，城门还被锁着，土匪用手枪击毁了锁，方得窜出城，到了南关大街一看，真把人吓昏了，竟有许多土匪，脱得赤条条，围着不少被剥光衣服的妇女，当街争着轮奸，甚至骂骂殴打争夺，妇女啼哭、挣扎，惨目伤心犹如是也。这还象人么？凡有人心的人，无不捂了眼塞了耳。

这次城陷匪手，除掳走县长郭学济和男女肉票一万四五千人，全城房屋被焚者在百分之八十以上，二十里外，火光照耀如白昼，劫走财物更是不可计算，这些暴徒真是极尽

烧杀奸掠的能事。当时守城的民团是中队长廖汉岑率领人枪百余，攻城开始，廖即阵亡，以失掉指挥者的百余人枪，如何能敌御数万亡命之徒，何况时前已有部分匪徒潜入城内察院附近作为内应，致匪徒一举，镇平城即告陷落。当时民团大队长李茂林率民团第三中队（城内人张明甫是中队长）驻侯集，闻讯即率部回援镇平，李茂林是个专说大话，胆小如鼠的饭桶，行至袁营他伪装病痛，停止不进，张明甫以自己全家居城中，遂坚决率本中队人枪百余，驰向县城，黎明至城南柳林村东边，这时掳我的这部匪徒已满掠财物肉票离城在柳林村找东西吃，可是城内还有众多匪徒在继续抢劫焚烧。民团一开枪，城内匪不知虚实，遂携已掠得财物肉票仓惶出城，许多人质得以乘隙逃脱，我父亲就是在这情况下逃脱的。在柳林村休息的匪徒一闻枪声，也群起向西南溃奔，这时有一匪首（听说此人就是杨小黑）骑了一匹马，手持手枪，驰奔溃匪前面阻止，并命令还击，匪徒在被迫下向东北方还击，民团因人枪太少只得向东北方退却。张明甫在这次战斗中虽说有很大成份是为了他自己的家属，可总算立了大功，既缩短了匪徒在城内的抢劫时间，也打掉许多人质，我父亲若不是被打脱逃，我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。

次日八九点钟时，城内才没了枪声，匪徒才集合一起，满携“战利品”浩浩荡荡向西南退去。下午两三点钟时，匪众至文曲集赵河东岸的一个村庄时，却见这村的老少男女（当然全是老妇女）都站在路边，有的还拿了茶水，躬身向匪徒祝贺，大声喊着：“付爷发财回来啦”，很象迎接出征凯旋归来的部队一样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已经进入匪国了，更使我开眼界的是，过了赵河即到文曲集，是邓西一个

大镇，看到集上的茶楼、酒肆、菜馆、商店业务极为繁荣，买卖人等，接肩擦背，一如其它市镇，唯老板、店员、顾客、售主，均为匪徒。可一出镇外，就看到满目凄凉，时至农历九月了，满地包谷杆、高粱杆、豆秧等全长在地里无人收割，有时还会嗅到一股腐尸的臭气。后来又听匪徒相戒，不论白天夜晚都不能在野外熟睡。怕狗认为是死尸而咬伤。此诚亘古未有之奇事。

匪徒押解我们约三十余人质，出了文曲集向西南行了约二三里至一村庄，叫翁家寨，进了一个院落，只有东屋两间，北屋和西屋全被火烧了，断壁残垣全是黑色，到院中，匪首把我一人叫进屋内，向房内原有的两个匪徒说：“把这娃留在这里，可不准向别人说”。这两匪毕躬毕敬说：“营长放心，我们若向别人说你就崩了我们。”这个被称为营长的人又说“等回了票也不亏你们”，这两个就拥我到内间，这个内间用土匪们的黑话叫票房，这间小房已挤满三四十人。后来知道这个营长叫刘明旺。他看我的穿戴象个学生，学生家里比较有钱些，容易赎票，所以把我占为私有，赎票后钱可独得，原来土匪中也有贪污情况。不久刘明旺把匪徒和其他人质全带走了，这两个看票的人是个懒家伙，就住在外间，夜里既想睡觉，又怕票子跑了，他异想天开，想出了两全的办法，他们把票房四周的墙壁上于四五尺高处全钉上橛子，每天晚上除我和几个年老的票子外，其余的全背后绑了，背向墙壁挂在橛上，使脚勉强着地，这样票子就难跑掉，票子多受点罪不要紧，他们总可以安然睡觉了，活人挂在墙上也总算是一桩奇闻。他们为什么不把我挂在橛上呢？因为我是学生会写字，他们为了急于回票得钱，就得写信通

知票子家属，他们叫我写信，先叫我赵家那娃，后来称呼升级了叫我赵先儿。白天三四十人挤在一间小房内，连气也喘不过来，晚上他们大部份被挂在橛上，人松了，我和几个老家伙，可以痛快地睡觉了，这也算是幸福。

吃饭是由附近的群众（这可不是货真价实的群众，绝大部分都是民、匪的混合人物），用瓦罐盛了稀包谷粳送来。馍一般票子是不能吃的，因为我是他们心目中的“赵先儿”，所以我才偶然能吃一点。

票子们还要经常“过关”，即“抄票”、“滤票”，这也是土匪黑话，就是刑讯票子叫你说出你家的产业以作为回票时讨价的根据。我只经过一次抄票还没有动刑，这大概是因为开始审讯时我就说我家有二十一亩半地，“赵先儿”二字想来也起了一定作用，七八天时我家里来了人，看票中的一个人，进了票房对我小声说：“你家来人了，也得表示一下”，遂把我叫到外间，一看是我七伯父来了，两个看票的也把我背后绑了，可是很松，用一根粗稻草绳，在我屁沟上拍了几下，我七伯父开了腔“老架们，我只是他们邻居，到这里遇见了他，我回头给他家捎个信，请不必动恼”。两个看票乘势便不打了，把绳也解了。可见土匪世界也有作弊行私事件，如若别的票子家里来人了，大都要吊打酷刑，意思是叫家人见了心疼送钱快些，要是时久家里才来人的票子，不但要吊打，还可能割了你一只耳朵，交给来说“给你家中捎个包”（这个包是礼物的意思），更久家中不来人会“撕票子”的，这也是土匪黑话，即枪毙票子。土匪“抄票”也有规律，票子说自己家中产业，须大致和自己的穿戴身份相合，先说产业多少，即被刑也不再改了，这样土匪容

易信以为真实，当然不再打你了。假如你违背了以上原则，那可该你受大罪了。我们票房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票子，吃得肥白大胖，穿着一身直贡呢衣服，满脸书愚子气。“抄票”时他说只有五亩地，叫我看也不象，即时把他吊得更high，打得更痛，他就改了口，说他有十亩地，他在酷打不断升级中，他就不断改说。一直打到他说他家有二十顷地，土匪仍在打，他才灵机动了，他说你们光打我，到底说我说得多了还是说得少了，土匪说：“你老舅子尽是胡说，看你样子也不象有二十顷地”，他说“你们把我打急了，我家实在只有八十四亩地”。土匪说“这还象乎。”就不再吊打了。

县长郭学济才更惨哩，土匪叫男票鸡奸他，说这叫打洋井，因为郭学济在镇平执政时为了抗旱号召全县打洋井，这是一项德政而因之受到如此污辱、蹂躏，最后还是用棍打死，亦冤矣。承审员乔子珍，也是不准赎票而被打死，这大概是他任职有关，还有许多女票被强迫和土匪结了婚，至死不能回家。

我被家中赎回后，经庙沟、张林、贾宋等处回家，见途中来往赎票的人，宛如剧中散归的人一样，擦肩接踵，道不能容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一年多，这里螭集的匪群始被割据南阳的驻军剿抚并收编了大部，余匪也由南阳已被收编的马文德（军长）收编为十大队，这一幕恶剧才告终结。

经过这次股匪劫掠，我家在城内的两处房子及产业彻底没有了，我学也上不成了，只得搬回农村。这时，我父亲们兄弟三人已分了家，我家分在老家桑树湾南面相距五里的后张营村，该村周围平坦，四面受敌，家中虽有五支步枪，然